【KTK】你的胜利

又名「美人鱼故事新编」

带孩子预警

前提：假设克洛泽当了拜仁助教（被类似传闻启发到

托尼坐在家里教莱奥写作业，现在外面不安全，他们谁也不能出门，好在房子够大。

莱奥今年刚上小学，托尼还是能教他几句，他支着下巴，想等莱奥上了初中他也就够呛了。好在莱奥是个乖孩子，基本都会，一笔一画的就往作业本上划拉，也不怎么用的到他教。托尼只用坐在旁边扒拉手机，起不良榜样。

这时候莱奥问：“你为什么要和爸爸吵架哇？”

他放下笔，转过身来，说话奶声奶气，蓝眼睛一眨一眨。

“这是很难控制的，”托尼说，“结婚哪有不吵架的？”

莱奥没有被这句话吓住，虽然结婚的经验他一点没有，他执着地问：“结婚为什么那么坏呢？”

托尼脑袋里一下子冲进了很多词汇，但不是少儿不宜就是并不合适。他想，如果他大骂克洛泽是个傻瓜，那不足以形容可恨程度，如果他大骂拜仁是婊子，不但少儿不宜而且还是对婊子的污名化。他手摩挲了莱奥的铅笔好几下，最终重振旗鼓，反问儿子：“你在幼儿园有没有讨厌的小朋友？”

莱奥没有很讨厌的小朋友，他是个好孩子，这个问题也让他想了半天，最后才说：“我不喜欢和安东一起吃饭，他……喝汤的时候总哗啦哗啦地响。而且他吃饭看着总是很不开心，很痛苦，需要用叉子把食物捅进嗓子眼里，好像在吃药一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吃饭？”托尼问。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莱奥说，“我没办法拒绝他坐到我旁边。”

“结婚就像，”托尼摊开手，“你要和安东一起吃二十年饭。你没法换到其他桌子上，必须要和他一起吃。也没法转学，或者升到小学不见他。”

到最后，托尼想，你就会忘记他还是你的朋友，只听到他咔嚓咔嚓哗啦哗啦吃饭的声音不断扩大，你的世界里全是咔嚓咔嚓哗啦哗啦，嘴角的饭粒在脚下堆积成山，蟑螂爬上腿，他把一束叉子全捅进自己嘴里。

“你可以告诉爸爸。”莱奥在凳子上晃悠着他的双腿，烦恼的皱着眉头。

“也许，也许。”托尼说，不愿意留给小孩一个无解的问题。

但说实在的，他晚上给莱奥念睡前故事的时候愤懑地想，安徒生不是已经给了吗？莱奥缠着他问了半天美人鱼公主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另一个版本的幸福结局。美人鱼公主不会怎么样，托尼腹诽，她就算有一个和王子幸福在一起的结局，估计最终也会因为是否使用对海洋生物有污染的洗衣液而吵起来。

他轻手轻脚的关上莱奥的门，往主卧走。客厅黑着灯，借着月光托尼看了一眼挂钟，已经十点钟了。不过卧室里还是没有人，托尼开门往走廊里看了一眼，果然书房的灯还是亮着。拜仁的战术会议最近喜欢晚上开，恐怕克洛泽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作息习惯。托尼抿了一下嘴唇，最终还是假装和善的端上了一杯柠檬水，向书房走过去。

走到门前的时候他听到了他的名字，于是手顿了一下，没去敲门，是个男人在开玩笑，说米洛，这次托尼没一起来吧。

大家都笑了。

托尼不打算敲门了，他打算直接推门进去。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克洛泽对他比了个“嘘”的手势，从他手里接过了柠檬水，然后在他面前把门关上了。

“是谁啊？”好像有人问。“没有谁。”他听到克洛泽回答。

如果他是美人鱼，在晚宴上递给王子的应该不会是红酒，而是深海剧毒汁酿的苦水上面还飘着几个烟头。

”尝尝我的心。”美人鱼对王子说。

他本来以为自己会等到半夜身边一沉，但最后还是平安睡到天明。克洛泽起来晨练的时候他醒了，但是他懒得睁眼，睁眼就要问好，问好就要说话，接着克洛泽就会在做早饭的时候多做两个鸡蛋，多榨一杯橙汁，只当他们根本没吵过架。

也不是说托尼打算和他分道扬镳什么的，只是不想睁眼。

克洛泽穿上衣服走到床边，快速的亲了他额头一下，托尼随便支吾了声，等他睁眼对方早没影了。

说来都好笑，之前是克洛泽手把手的带着他九点半就上床，现在也是克洛泽在书房熬夜。

美人鱼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带着她和国王生的小女儿去海边度假，都穿比基尼。媒体拍了照片登上头条，美人鱼耸耸肩说这没问题啊，我们又没有肺。

这不重要，国王绕着桌子团团乱转，重要的是你要给我们的公民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你告诉他们你就没有肺，他们就能懂吗？你付起社会责任了吗？有研究证明你不会携带病毒吗？

你认为他们连这个都搞不懂，美人鱼说，玩着手机，她女儿站在她身边，还好意思管他们叫公民，你就是当他们是傻子，还当我也是傻子。

亲什么亲，美人鱼躲闪着，不要试图用温情的惯例去搪塞我。去一边的吧，我要自行隔离去了。

当然接触孩子确实是托尼的错，他事先看了几条队里发的新闻，但那时候西班牙人普遍也不怎么重视。托尼没那个意识，回家了洗了手就去抱抱莱奥。

再说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后来想，信任外面的保姆去照顾孩子然后自己隔离？

但不管如何也是克洛泽在电话那一边磨叨了半天，让他仔细回忆从小学接孩子回来以后有没有身体接触有没有消毒，最后克洛泽含蓄的问起他的身体状况来，托尼气的够呛，觉得这就是隐晦的批评，说你当上助教以后倒是挺会训人了。

“果然又是这个事，”克洛泽说，可以想见他正在德国的家里穿着拖鞋到处乱转，他气急了倒是笑出来了，”果然你就在乎这个事。”

这远不是他们这几天冷战的唯一缘由，但别的托尼也懒得想了，想了就是翻旧账，翻旧账就是不成熟。他在克洛泽面前什么错误都能犯，但是幼稚就像把他剥光，面上火辣辣的。

他根本不在意他们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根本不懂陆上的事情。”国王说，“你只是个幼稚的小鱼。我养成了你，我塑造了你，对我的爱让你有了双腿，能够站立。”

“那也是因为我有爱，我有想要完成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你以为只有你吗？”国王说，“你真以为我在地上的人和海里的鱼眼里不受欢迎吗？在我当了国王之后，不止一个你的姐妹向我示好，我甚至还收到了巫婆发的短信，说她实际上长得就像凯特布兰切特。”

“这当然只是开玩笑的，宝贝。”国王又接着说。

可是米洛毕竟是来了。托尼想，昨天早上，他们都宣布停摆以后，米洛就给他发了个短信说自己会收拾收拾来马德里。他一路开车来，托尼在自己家门口接了他，他俩见面的时候僵了一下，还是拥抱了，米洛还和他说不用担心，他这种情况被感染的概率很低。莱奥没有顾忌，快乐的抱住爸爸的腿。

结果就是教练组里的其他人都知道米洛回了马德里，然后调笑他是个情圣，就是不要把秘密会议都告诉托尼·克罗斯。他们都热爱开托尼和拜仁的玩笑，米洛也跟着他们笑，托尼不好当面冷嘲热讽回去，干脆背过身给了一个冷屁股。

可惜他不能永远给克洛泽冷屁股。托尼一贯不把工作的事情带到家里来，皇马拿三冠王的现场也没让克洛泽去过一次。但是克洛泽对工作的事情津津乐道，他不把那个当工作，他的正经工作可能是当木匠，而足球是星期天的奢侈品。他当U17教练的时候就天天谈论队里的小孩，当助教的时候更要给托尼讲球队里的趣事和小小成就。托尼在餐桌上眯着眼睛，觉得对面是另一个齐达内在讲战术，好像上班上的没完没了了，他眼皮子打架，说你有完没完。

“你困了就先睡吧，”他们经过一个赛季在突如其来的瘟疫影响下终于再次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克洛泽说，轻飘飘的，“我还要开一个视频会。”

”你就是不喜欢我的球队。”托尼小声嘟囔着替克洛泽补充。

“我并没有那么说。”克洛泽直视着他，后背挺直，多么威严的家长！

“你应该知道海底哪里有原油吧。”国王说，“这能成为我们和沙特阿拉伯谈判的筹码。”

“我不记得了。”

“可是这是你的专长啊，”国王说，“你再想想，或者找你的姐妹问问。你总能贡献点什么吧。难道讨论这个让你感觉无聊吗？难道你不关心我的子民吗？难道仅仅因为这是我的胜利，而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这样转身而去吗？”

“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只好用来放屁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小人鱼直勾勾地看着镜头，让人瞠目结舌的，她接着用她完美的屁股放了一个响屁。

但是还能怎么样呢？托尼坐在床边想，他要么是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要么是假装它们都不代表着什么，把它们一笔勾销，然后立刻和克洛泽和好。他当然可以试图思考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说来很简单：有一个男孩，他之前崇拜一个男人。他们一起创造了共同的成功。之后男孩自己成功了，之后男人又打算接着再孜孜不倦的创造自己的第二次成功。不过男孩已经被培养成了男人，并且不打算第二次再崇拜对方。

但托尼也知道能讲这么简单的故事多半是错的。“你一直……”的指责也一直是错的。他知道克洛泽好歹还是为他来了，这本身就意味着故事有更多的因素。如果他能够假装对方的成功也是他的成功就好了，那么他们至少还能够快乐一点。

他决定下楼去看看，如果克洛泽做了他的煎蛋，他就顺着他的意思滑下去。软着陆总比硬着陆强。

克洛泽不但给他做了煎蛋，还给他做了炸鱼排。

“人鱼公主起床了。”莱奥咯咯地笑着，和爸爸击了个掌。

“我要是人鱼公主，”托尼说，“就会被这个鱼排气死。”

“说的对，”米洛摘下眼镜低头揉揉眼睛，“你最多就是只胖头鱼。”

炸鱼排有一点点焦，托尼从嘴里吃出点苦味来。但是他还是决定接下这个笑话，用盐渍和青柠的香味把苦味压下去。他配合的笑了。关于海底世界和奇怪人鱼公主的故事渐渐从他脑海中消失。他不能在递给国王的睡前甜酒里放进一百颗安眠药，因为国王即使吃了毒苹果躺进棺材也能醒来，但是他们却都是肉体凡胎的普通人。他要坚持住，总有一天你的胜利也会是我的胜利，当人们已经混淆他和克洛泽的名字，当人们差不多忘了他们俩。他独自想到很远很远的事情，这帮助他平静的咽下细软的鱼刺。

他忘了他在海里的岁月。

之前有人说要看人鱼AU，也有人要看吵架离婚AU。索性一起。